

三、園藝系康有德教授口述歷史

時間：2007.06.13

下午：03：00

地點：園藝系館康有德教授辦公室

出席者：康有德教授

訪談者：黃富三教授、徐年生博士、林士江秘書

訪談內容：

康有德：我從（民國）37年七月就來台灣。那時內戰還在大陸上東北打，北平還沒有陷落。國共在談談打打中。

黃富三：民國37年7月來到台灣？

康有德：對，沒有錯。我是轉學到早期的臺大來念的。

黃富三：所以您是到臺大就學？

康有德：就讀，是轉學。大學四年我在大陸念兩年，在臺大念兩年。

黃富三：大陸是念那個大學？

康有德：西北農業大學在陝西省。

黃富三：陝西西北農業大學，我幾年前去過。

康有德：你有去過嗎？現在叫農林科技大學，是西北地區國家重點的大學。當時到台灣考臺大考兩次，第一次考到一半考卷被撕掉了，因為那時候鬧學潮，鬧得很凶。

黃富三：既然您談到西北大學，祖籍是哪裡？

康有德：我出生地是在河北省，在北京東邊100公里左右，現在叫遵化縣，出生地名叫馬蘭峪，什麼地方呢？清朝五個皇帝陵墓的地方，有順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咸豐、同治，還包括康熙的祖母孝莊皇后，都葬在那個地方。

黃富三：那這個是風水的寶地啊。

康有德：是康熙皇帝看中的萬年吉地。

黃富三：今天要請教的一些問題。首先，就是臺大從日治時期轉到國民政府時期，臺大農場的歷史有一點點曖昧不明。因為我們看資料，日治時期，臺大的農場有附屬農場、附屬牧場，還有果樹園三處，那您知不知道這三處有所謂的農場場長。這個場長指的是，三個地方有一個總的農場場長；還是指農場有農場場長、牧場有牧場場長，果樹園又有一個類似園長職位的？

康有德：日本的學制，是歐洲的講座制，所以當時的講座，農化理學院中有：作物講座、遺傳育種講座、農經經濟講座、園藝講座。沒有試驗場這個名稱，試驗農場跟教授是合而為一的，沒有一個總的農場場長。

黃富三：那原來的農場場長這個職位是怎麼來的？

康有德：沒有農場總場長，所有人員的新水都是帝大直接發放。以園藝系來說，當時園藝講座，是田中長三郎教授；育種是磯永吉教授；農經是奧田彥等教授。到今天我問日本人這個「彥」發什麼音，都沒有問到，查字典也查不到。

黃富三：問曹永和教授，他一定知道。

康有德：對，他會知道。所以當時沒有農業試驗場組織，農場是跟講座合而為一的。講座是說磯永吉先生研究水稻、田中長三郎先生研究柑橘，他是柑橘類的世界權威。

黃富三：那這個農場長的名稱是怎麼來的？

康有德：沒有農場長，光復以後就沒有了。我來到台灣後，那時候並沒有場長，只是有個園藝場、農場、畜牧場。

徐年生：那他們主事者的職稱有沒有？比方說主任這一些的？

康有德：到什麼時候呢？到馬保之先生當農學院院長的時候才開始成立組織。馬保之先生成立農事試驗場，把這幾個場合併在一起，然後有畜牧場、園藝場、農藝場等等。場長由院長兼，下設秘書、多組主任等。當時農場是以農藝場為主。

黃富三：那您知道徐慶鐘教授接收的時候有接任場長嗎？那這是怎麼回事？

康有德：在我印象中沒有。徐慶鐘沒有做過臺大的農場場長。光復以後，農林廳廳長趙連芳先生他當農林廳廳長。臺大的農化系徐水泉教授兼省農業試驗所長，後來給湯文通教授兼。光復以後，臺大跟農業試驗所，現在的霧峰分家。分家之後，這塊土地一部份，因為沒有錢，農業試驗所就搬家，電力公司買了一塊地去，就是公館附近的電力公司。這些錢給農業試驗所搬遷到台中霧峰，其餘的土地就是給了台灣科技大學。

黃富三：我打岔一下，所以說徐慶鐘在光復接收的時候，並沒有擔任所謂的農場場長？

康有德：據我了解，徐慶鐘先生在日治時代，曾代表日本時代的政府，到大陸去考察。趙連芳先生從南京到了福州去接他，一起過去，陪他考察農業。徐慶鐘先生是日治時代畢業的。台灣籍的大學生有幾個，很少帝大畢業。文法科根本沒有，但農業有，醫學有，農業有作物研究室畢業的，就在這4號館樓上，徐慶鐘先生是其中之一。還有一位陳炯崧教授，他們都是作物研究室畢業的，是馬保之做院長的時代。馬保之為什麼到了臺大來，當時院長是周楨先生，森林系教授，硬讓周楨先生把院長的位子讓出來給他，條件是農復會給臺大30萬美金。蔣夢麟先生壓著錢思亮讓，馬保之來後把農場成立組起來，來了一些個廣西籍的人，然後陸志凌等人成立了農場，才有會計室獨立預算等等的單位。以農復會補助金費等，買了一些土地，就是舟山路農場宿舍局部的土地，他們也分了幾間，現在基隆路對面，正蓋學生宿舍，就是用農復會拿來的錢買的土地。至於管理學院商學系等那塊土地，原是園藝場的土地，美軍在韓戰打了個平手，呈膠著狀態，維持北緯38度線上，無所謂輸贏。不過，法國在越南打敗仗，美國一看，不得了，趕緊參加越戰，幫助法國人打越戰。打越戰以台灣當作中繼站，美國空軍13航空隊本部須要園藝場的土地，要讓它搬遷，就是現在管理學院所在地。現在還有日本人移來的南洋蒲葵，那幾株樹長得高高的，就在原園藝場的門前，我來臺大的時，幾株才高約到胸口，現在長得那麼高，美軍在那蓋軍營時，沒有把樹砍掉。

黃富三：那園藝場剩下的那幾株要拍照，唯一的證物是蒲葵。

康有德：那個時候正是反共抗俄的高潮、一定要我搬遷，而且要限時。田中長三郎留下很多的果樹標本在那個地方，果樹都長了20~30年了，怎麼搬？而且搬移還要看時期，時期不對樹會死掉。唉！限時搬家，就算有千萬個不高興也得要搬，所以我獅子大開口，那時黃金台幣200塊錢一兩，我要了350萬元。那個時候顧元亮先生當場長，院長兼場長，我在公文上

簽寫要350萬元。當時顧元亮先生在3號館西邊教室上課，時間急迫，我拿著公文到教室敲門進去請他簽。他一看說：『你要這麼多錢呀。』我說不管，先寫上去看他們怎麼說。顧先生簽了就送出去。巧的是，我在印度當兵，團長是黃占魁先生，黃將軍做國防部的次長，管這個事情。他們派來兩個上校，我說請轉告黃將軍我是他的老部下，我當兵，他當團長。就這樣一個錢沒有少，350萬元買了24公頃土地，現在高速公路徵地可能剩20公頃。350萬元一個錢沒有少，台北市原有3個機場：松山機場大家都清楚，南機場知道嗎？就是馬場町旁邊的，第3個秘密的機場就是建在安康農場上。日據時代是最機密的，緊急時小飛機可以降落的。那個時候買了24公頃土地，部份是民用土地，用軍方的壓力強迫他們賣。當然有一部份機場的跑道，軍方就跟臺大分，就這樣把24公頃土地買下來。買地本來有兩個選擇，一個是師大分部，就是公館附近那個，因當時沒有堤防怕淹水，沒有選擇那裡，最後買在安坑。我們把果樹搬到畜牧場山下第7、8宿舍附近。買了土地後隔了很久沒有用，人家告錢校長說你把我土地徵去做農場，地主不用我有權收回，但這事情一直壓著，不了了之。這350萬元中也包含農場職員宿舍整修的款項，搬到第7、8宿舍之間。因基隆路排水不好，颱風水淹到胸口高，果樹5、6年，根都還沒長出來，根都泡在水裡，雖然沒有死，但根都不會長，因為水太高。

黃富三：這裡仍有幾點疑問，顯然徐慶鐘不應該是農場場長，但我們有看到資料，王益滔當過所謂牧場主任。如果說有牧場主任的話，理論上徐慶鐘是不是附屬農場主任，果樹園也有果樹園主任？

康有德：沒有。聽說過有農場主任，那是馬保之當院長以後的事。以我的理解，至少沒有這個事情。王益滔先生來台很早，他是農經的教授，那個時候沒有所謂主任、場長，沒有。因為他是農學院院長王益滔先生，所以兼這個職務，王益滔下來是陳振鐸院長，接下來是森林系的周楨院長，再下來是馬保之先生。

黃富三：還是第一任有蔡邦華。

康有德：對，那個時候是剛光復時，更早一點，蔡邦華院長是在王益滔先生之前。我來台灣的時候，臺大的校長是莊長恭先生，之前是陸志鴻先生，莊長恭先生下來才是傅斯年先生。

黃富三：民國36年1月。

康有德：王益滔先生是農經系教授兼了院長。院長名義上是兼農場場長，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的場長、主任之類的。

黃富三：對，那是改制後，現在我們只有改制之前最不清楚。

康有德：只有馬保之來臺大之後才正式改制。

黃富三：因為農場寫的資料有歷任場長有這些人，我們查了早期的資料，日治時期有農場場長，我們不知道農場場長的情況。

康有德：沒有，是沒有。它是講座教授跟農場合而為一的，包括台灣省農業試驗所都是跟臺大合而為一。在日據時，台灣沒有省，光復後改制國立台灣大學，所以有個國立二字，但是國立台灣大學的錢，是由台灣省政府出，台灣省政府出錢，省議會傅斯年先生就要列席報告，那個時候會場上為了臺大的窮學生爭取經費補助，跟郭國基省議員對扛起來了。那時議會在南海路的角落上，不是植物園，後來作了美國新聞處。

徐年生：您剛才提到的農事試驗所，是不是屬於總督府？應該不是臺大的吧？

康有德：不不，那個時候台灣行政很亂，試驗所的所長還是臺大的教授兼的。像許水泉先生、湯文通先生都兼過農事試驗所所長。後來國跟省農業試驗所分開了，把試驗所的土地跟臺大的土地劃分開來，一部份是臺大的土地，一部份是省有的土地。省農業試驗所也搬到台中霧峰去了。

黃富三：所以，那現在徐慶鐘先生，他的身份到現在還是不明。

康有德：他當過農林廳廳長，在日治時代拿到帝大的學士，沒有幾個人。我知道的園藝系有2、3人，很少，因為日本人不讓你念帝大，特別是文政科系，根本不要你進來。

黃富三：台灣人要念，都跑到日本、大陸去念。

康有德：對。

康有德：這個我看了你給我的這些題目。

黃富三：這幾個問題，所以第一、第二個問題還是蠻麻煩的。就是說，最曖昧不明的一段過渡期的歷史，那我們是怕白紙寫黑字，我們學歷史的怕錯了很難改。有時候你沒有把握，寧可留白。

康有德：你可以這樣說，就是說我的記憶是這樣的，別人的記憶是那樣的，你們就作最後的處理，好不好？這樣也是處理的一種方式。

黃富三：是是。因為依我們的理解，從日治時期的講座制，一直到馬保之確立這個制度之前，日本人的那個精神還在，所以三個處一定是由該處的主任去監管。

康有德：光復以後，百廢待舉，沒有錢。教授薪水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很可憐，寅吃卯糧啊！每個月的5號到10號，大家向會計室借下個月的錢。農工系的金城教授，有他六個小孩，金師母就說，你去借糧食去，金教授回一句話，你也去借啊。到中午了，農工系的同學說，金教授你吃過飯了？金教授說吃過了。實際上沒有吃飯，只喝白開水。慘啊！

黃富三：那是幾年的事？

康有德：民國37、38年時候的事。

黃富三：37、38？那個應該是魏道明已經接省長了吧？

康有德：38年還是魏道明，38年底才是陳誠。魏道明省長的時候，省政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，那時候可以隨便進去的，沒人管。

黃富三：不過那段期間會有欠薪的事嗎？您說魏道明時期寅吃卯量？是說他沒有按時間發薪水，還是說不夠？

康有德：發薪水，老台幣換新台幣，通貨貶值，物價高漲。

黃富三：老台幣換新台幣那應該是1950年的時候。

徐年生：四萬塊換一塊錢。

康有德：是不是，你去看看我繳的費用。那是我繳3千塊錢的老台幣，現在的校史館還把我的收據陳列在那兒。我身份每個月可以領七塊錢，每月七塊錢的賃金。一個月的伙食約花四塊錢，留下一塊多錢作理髮、洗洗衣服，買點牙刷牙膏，怎麼過活啊？但是有配給的米，到公館去區公所去，有配給的米油鹽。伙食費怎麼分配呢？那時候新店到萬華有小火車，輪值同學組織伙食團，坐第一班小火車跑到萬華買菜。買什麼菜呢？站在那個牛肉攤的邊上，那時候沒有黃牛肉，都是水牛。水牛肉黑黑的顏色，表面上有白白的筋、絲，肉販把這些筋筋絲絲拿

下來，弄成一推，很便宜，買回來，然後買了3盤到4盤的豆腐，買點空心菜。回來後，那個時候臺大給了一個下女（廚工）煮飯。就拿兩盤豆腐、三盤豆腐，和這個牛筋、牛絲放在一起煮。那時都燒煤球，火不會熄的，所以燉得爛爛的。有空心菜、豆腐、粗米飯。也就維持得住，七塊錢，也就是現在的新台幣七塊錢。所以就這樣慢慢過，苦啊！當助教時是最可憐的，180塊錢一個月，有同學結婚，送禮要50塊，兩個同學結婚的話，你看這怎麼活？借！寅吃卯糧的借。

黃富三：剛開始那段時間，其實所有人都窮啊，包括說有錢人幾十萬變成了幾十塊錢。在1949年以前，三處主管的任用沒有什麼一定的章法嗎？

康有德：沒有。日治時代是由講座教授兼任。薪水是公家發，農場目的是配合作實驗，不是做官。

黃富三：好，那順便問底下4、5、6、7這幾個問題。您認為，農場的園藝場，在農學院或者在整個農場中的角色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扮演特別的角色？

康有德：我回答這個問題有點撈過界。因為我不是農場的人，說這個之後，要讚美他們幾句話，好像有點這個，不說讚美的話又有點不好意思。試驗場是掛個名字啊，試驗兩字是可以成功也可以允許失敗的，才叫試驗。允許失敗還賺什麼錢呢？所以山地農場，我把那個試驗改稱實驗。山地農場19年的時間，在開始的種種，我寫了一本《風華歲月十九年》。過去日治時代，沒有那麼多的會計、沒有那麼多的行政部分。田中長三郎，他是研究柑橘的權威。給他幾個工人、2個助手、研究室，給他日幣兩萬銀元，夠他花、夠他去世界各地旅行，蒐集標本，也不報銷等麻煩。我去英國的試驗場，以為這樣很大的試驗場一定是有很多行政人員，會計只有兩個老太婆。所以在山上，我本來想送一個這樣一塊石頭，上刻坐吃山空，那麼多人。唉，不說了，說多了傷感情。

黃富三：所以您認為，錢沒有花在刀口上；該花的錢政府沒有花？

康有德：不是該花的錢沒有花，而是沒有錢好花。沒有錢怎麼花？所以要農場自己去賺錢賣麵包等。你知道在博校長的時候曾賣過果汁，現在還有沒有？哪裡的？

林秘書：現在沒有。現在是園藝組作的。

康有德：園藝組作的？園藝組哪來的果汁？

林秘書：他做那個百香果汁。

康有德：百香果汁哪裡的？

林秘書：跟農民買進的。

康有德：你標示的是臺大農場的果汁，傅斯年校長知道後說不能賣。臺大怎麼賣別人的東西？不是臺大的東西不能賣。臺大這兩個字是金字招牌，臺大的麵包、臺大的牛奶、臺大的什麼。

黃富三：一定要是自己真正生產的才算數。

康有德：我不曉得農場牛奶現在怎麼樣？夠不夠賣？臺大的牛奶，因為相信「臺大」兩個字，公賣局的一位朋友，他說我的媽媽，想吃臺大牛奶訂不到，康教授拜託你訂個臺大的牛奶好不好？我說好啊，我就找事務組的樣子。他們說每月要扣我的薪水，很麻煩的，臺大有多的，每天送過去就好。臺大送牛奶的人就給送去了，那時候山下還有很多養牛的，他們的牛奶裝臺大的奶，裝在一起送去，上面沒有「臺大牛奶」的字樣。那老太太70幾歲一看，我訂臺大的牛奶，為什麼給我送這個牛奶？就發了大脾氣啊。那個送牛奶的說：「老太太，裡面裝的都

是一樣的，那時候臺大還在外面收購嘛！就是裝一樣牛奶，我也要臺大的瓶子」就啪一聲把瓶子摔破。你看這兩個字多值錢，這個金字招牌，我想你也可以感受得到。

黃富三：供不應求是一個問題。因為生產量有限。

康有德：不是，問題是你生產有沒有那個規模？有這個規模，擠牛奶的清晨幾點起床？

林秘書：很早。

黃富三：同樣一塊錢，一百萬人的一萬塊，跟一萬人的一萬塊一定不一樣啊。

康有德：你知道安坑農場，就是新店附近那個，牛舍的地板是義大利進口的啊！沒有人願意去，太遠！當然那個時候因為交通不方便，沒有車子沒有去。所以我跟農場為實習也打過交道，當然不是現在，跟他們那管理員，吳傳先先生等這些。到農場實習，要上實習課的，一次一位女同學在實習時說，老師我內急，女孩子說內急我怎麼辦呢？我就去敲畜牧系試驗室大門。你要我當老師的怎麼辦呢？我對農場說，你給圍一個草的圈圈都能解決問題嘛，你們自己家裡面的馬桶都是買園藝場土地的錢蓋的350萬元。我一賭氣，我就到梅山上去，離台北五百里，各位去過沒有？

黃富三：還沒有。

康有德：多好的一塊地。

林秘書：去過，很棒的地方。

黃富三：下次這個寫得差不多的時候要去。再請教一下，這裡的制度經歷過農事試驗場、農學院農業試驗場，現在變成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場。在這三個階段，您覺得園藝場的角色有沒有什麼變化？還有未來這個生農院，園藝場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

康有德：我能不能在這邊回答之前請教，現在歷史學系有沒有改名字？

黃富三：目前沒有。

康有德：要不要改？

黃富三：目前還不需要改。

康有德：農學院特別有某些系收不到學生，當然臺大新生都是滿額的，不管那個系都一樣。但是第一學年、第二學年轉走許多學生，所以農學院要改名字。叫什麼什麼的不重要，還是那個樣子啊，不管是什麼名字。農學首先是解決吃的問題，不但吃、還有看、還有環境的問題，不單單是吃的問題，不管你怎麼改名字，還是那些人、還是那些事，你有沒有改了名字之後有什麼不一樣？沒有，還是一樣的嘛！

黃富三：加上這個名稱會不會有一個新的目標、新的遠景，往那個方向去發展？

康有德：這是當院長在說的話，在作的事情，我不好說。

黃富三：那園藝場在過去所做的一些工作，您記憶所及，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值得一提的貢獻，如往外推廣新品種啊，類似這些東西有沒有？

康有德：每個教授應該有他的專長，也會有特殊的重點跟目標。要幹什麼，到臺大農學院來、生物科技什麼，他給他自己找了工作的方向、目標。我是專門念果樹的，就是水果那一類的。我像你們這樣年輕的時候在當助教，是聽教授指導；當了講師以後就想怎麼辦，我想研究什麼？台灣還有什麼水果？田中長三郎是研究柑橘的世界權威，其他教授光復以後來的，我不管別

人，我得表達我自己，我想要研究什麼？我本來想研究鳳梨，可是那個時候台灣有鳳梨公司，裡面有一個鄭長佑處長，我寫了研究給他看。第一句話，他說康先生，你不要研究這個，那是他的事業範圍。你得找另一個。所以我開始作葡萄，我引進來了台灣葡萄品種將近250多種，為什麼作葡萄呢？公賣局的局長陳寶麟上任第一天，要找李添春糧食局局長，買酒的原料。酒的原料不夠，來了150萬的軍民不夠吃，哪有餘糧作酒？所以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去拜會糧食局局長「給米」。那時候沒有外匯，不可能到泰國買米。所以作酒的原料不夠，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作葡萄酒啊？不要佔水田土地種在山坡地，所以引進250多種葡萄品種。到今天作酒的品種還是這幾種。

黃富三：所以這是葡萄的發展，那是用這個農場作試驗嗎？還是另外的？

康有德：農場作試驗，分三個地方：一個園藝分場，就是現在的管理學院、第二個就是在山下第7、8宿舍中間土地。然而因為颶颱風、淹水，颱風一次就給吹垮了，所以只好到中部去。公賣局給了4萬塊錢。

黃富三：那大概是民國42年吧？

康有德：應該是民國44年。我先去找台灣有沒有葡萄，日本人也試過，但都不是好的品種。所以我到了新竹縣的芎林，鄉長林其業提倡每一個家庭都種一株葡萄，一年的賦稅就夠了，所以推廣葡萄。他說康先生你引來最好的葡萄，苗栗南勢車站，那個小站有個轉軌工叫林玉芳，他說願意接受。然後到台中的后里叫張啓川，共三個地方。本來有台北一個、新竹一個、苗栗一個及台中一個，後來公賣局的技正叫張漢文，也想要加入，所以是五個地方。後來台北試種沒有成功，就剩下新竹、苗栗、后里及彰化員林四個試驗地。

黃富三：那個葡萄品種是哪裡引進的？

康有德：美國。後來有日本。美國跟日本的較多。

黃富三：美國加州？

康有德：加州大學。臺大農學院跟加州大學合作，馬保之院長來了後跟加州大學合作。

黃富三：所以您引進多少種在台灣？

康有德：有兩百多，我都有記錄的。

黃富三：兩百多種是試驗的，那真正成功的是？

康有德：成功的只有幾個。從歐洲的像西班牙、德國、法國，甚至南美的智利引來的都不行。因為那裡氣候乾燥，台灣是多雨的氣候。

黃富三：所以還是需要經過試驗？比方說像栽培的品種、園藝特性的品種，棚架及剪枝等？

康有德：對對對，都有。

黃富三：所以說後來台灣會有葡萄酒跟您有關係？

康有德：對對對。所以公賣局拿出錢來，到台灣大學作實驗，臺大就引種很多，去作葡萄酒。在哪裡作呢？在公賣局第一酒廠，就是現在善導寺旁邊。那個酒場的場長是陳誠的姪子，叫陳履坦；技正叫做陳松生技正。但是沒有葡萄公賣局就先敢做葡萄酒？所有的加工品啊，你不曉得他原料及製造是什麼？沒有葡萄作出來的葡萄酒，做出葡萄酒的酒儲箱像這房子直徑這麼大。這些不是葡萄作的葡萄酒，中國人喝起來酸酸的，那裡知道對不對？所以那個時候，在民國46年的時候，省議員、立法委員就去考察，到了第一酒廠裡面去看，說你們這裡有多少酒

啊？一個月賣多少打啊？這一算，民國80年才能賣得完啊。不是葡萄作的酒，怎麼賣啊？所以公賣局也不能放掉到排水溝去，就拿到板橋酒廠去，板橋酒廠加了桂圓，三年內把這個葡萄酒作桂圓酒給賣完了。所以加工品，農場裡面除了麵包以外，飲料也是，酸不夠加酸、糖不夠加糖，香料不夠加香料、顏色不夠加顏色。桂圓酒你買去了，喝到了葡萄桂圓酒。

黃富三：那您後來引進的葡萄，沒有拿去作葡萄酒嗎？

康有德：開始的時候不夠啊。而且有問題發生了：就是在山地推廣，產量少，到水田裡頭栽培。所以慢慢放棄山坡地，又跟水田爭地了。到今天還是栽培在水田。

黃富三：可是葡萄好像在比較乾燥的地方，品質才會好。在台灣您如何克服這樣的困難？

康有德：是這樣的，在收穫季節不能下雨，其他的季節只要排水好，根不會泡到水裡面就沒什麼問題。台灣是多雨的地區，當然可以用各種的方法，把他做成溝渠，種在高的地方，排水很好。找到一年最適當的時期，台灣一年中最適當收穫的葡萄、品質比較好的，是在冬季。夏天，收穫的品質不好，因為下雨天。

黃富三：冬季不下雨也得要中南部啊，北部四季都迎風。

康有德：北部沒有葡萄，現在很少種，除了家庭種一點。

黃富三：除了這個研究成果外，還有沒有其他向像推廣的工作？或者像社會教育這方面有沒有作？

康有德：這個葡萄是其中之一，蘋果、梨、桃子這些溫帶的果樹種類，都是日本人引種的。那些梨是大陸來的，梨到山上去不是很好。台灣大學山地農場從海拔900公尺到2700公尺，氣溫每升高100公尺可以降低1度。所以2000多公尺的高山，大概就可以降低個15~20度。台北市如果是34°C，那裡是24°C。梅山夏天那裡很舒服吧？

林秘書：是的夏天。

康有德：梅山真是舒服啊，像開著冷氣。那個農場是奧田或向總督府申請，在地圖上畫三個圈圈，這三個圈圈：一個是400甲、一個是44甲、一個是670甲，這三個地方就是今天的臺大山地農場。以前是1200多甲，現在變成了1000公頃多一點點，被別人侵佔得很嚴重。所以奧田或教室就作了這件事情，跟平地農場沒有什麼淵源，他成就了這個山地農場。

黃富三：山地農場是屬於農場管的嗎？

康有德：不是。

徐年生：那是獨立預算單位。跟農場算是平行單位，是農學院附屬的。

黃富三：最後一個問題。您認為未來園藝場要怎麼走？

康有德：我不是剛剛跟你說了嗎？

黃富三：對啊，不是，是指您個人的意見啊。比如說現在講的休閒農業，還有什麼新的生物科技農業諸如此類的，您的看法？

康有德：唉。

黃富三：為什麼嘆氣？

康有德：這個世界變成了是一個small world。今天以我來講，我早飯吃的東西，有澳洲的麥片、荷蘭的奶粉、台灣的橘子、美國的葡萄柚、加州的葡萄乾、新疆的核桃仁，早上起來就吃遍世界了。台灣天災這麼多，土地面積小又這麼貴，工資也高，現在工人一天多少錢？

林秘書：1千塊左右。

康有德：一千塊能作什麼，對不對？作工，上班的時候盼下班，下班的時候明天最好能放假。您說農場怎麼樣還能生產做科技啊？現在年輕的朋友，到實驗室吹吹冷氣，看顯微鏡多舒服？

黃富三：就是純粹作研究。

康有德：你剛才最後一個問題，我不好回答，就是說那個農場要怎麼樣、園藝場要怎麼樣？就是說規模太小了，但是有規模的土地又BOT出去。

黃富三：不過我另外有一種信心是，人哪，實在是萬物之靈，很聰明，常常是在危機的時候，為了生存會轉機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所以我們等著看。

康有德：不錯，我同意黃教授的觀點。